

城市



建筑

CHENGSHI JIANZHU MEIX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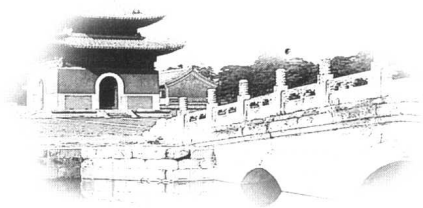
美学

谭元亨 著

▼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▼

城市建筑美学

谭元亨 著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建筑美学/谭元亨著. —广州: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,
2004. 10

ISBN 7-5623-2089-6

I. 城… II. 谭… III. 城市-建筑美学 IV. TU-8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7587 号

总发行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(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, 邮编: 510640)

发行部电话: 020-87113487 87111048(传真)

E-mail: scut 202@scut. edu. cn

http: //www. scutpress. com

责任编辑: 乔丽 王磊

印刷者: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228 千

版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 册

定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前言 (1)

上辑 思绪的灵动

一、“艺术中的艺术”(9)

- 1.从MIT让建筑师当人文学院院长说起(9)
- 2.科学与艺术,理性与激情(12)
- 3.功能之美(16)
- 4.建筑的绘画化:“笼天地于形内”(20)
- 5.线条的妙用(24)
- 6.建筑的“卓然之则”(29)

二、立象与造境 (32)

- 1.“立象以尽意”(32)
- 2.有与无,实与虚(35)
- 3.隐蔽的和谐(39)
- 4.矫情与整合(42)
- 5.布白留空(45)
- 6.以形写神(48)
- 7.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(53)

三、建筑语言 (57)

- 1.遗传性的图式(57)
- 2.艰难的整合(60)

- 3.美与丑的逆向转换(63)
- 4.删繁就简与变简就繁(66)
- 5.建筑的符号世界(69)
- 6.偏差与误读(72)
- 7.道家与先锋建筑(76)

四、中和之美(80)

- 1.融洽、成熟与创新(80)
- 2.亲和、平等与开放(84)
- 3.标准化与人性化(87)
- 4.个性化的空间(90)
- 5.“私密性”与“守望相助”(93)
- 6.阴阳相济:古堡与庄园的理念(96)

中辑 守望与梦想

一、生态:自然与人(101)

- 1.“天人合一”与生态建筑(101)
- 2.历史观与生态失衡(104)
- 3.城市的生态系统(107)
- 4.通风与遮阳(110)
- 5.风水、环境与人(113)
- 6.林阴草地与“玻璃屋”(116)
- 7.城市的天际轮廓线(119)
- 8.代价与补偿(123)

二、凝固的信史(130)

- 1.历史是写在石头上的(130)
- 2.并不全是木结构之过(133)
- 3.夯土的史书(136)

- 4.建筑,生命的形式(145)
- 5.厚重与大气的信史(148)

三、创新之维(154)

- 1.创意:建筑家与泥水匠之分(154)
- 2.天南杰构之“尽善”与“尽美”(158)
- 3.一位建筑大师的艺术观(161)
- 4.对人性、心理乃至梦幻的阐释(165)
- 5.圣徒建筑师(168)
- 6.“有思想的建筑”(171)
- 7.大地艺术(174)

四、空间艺术(178)

- 1.建筑艺术的依归(178)
- 2.建筑美的层面(182)
- 3.人的本质之外化(187)

下辑 家园的感悟

一、城市意象(193)

- 1.城市建设的“软件开发”(193)
- 2.城市规划与文化(197)
- 3.在追求城市个性上“先走一步”(200)
- 4.从岭南建筑“得风气之先”说起(203)
- 5.珠三角城市定位(206)
- 6.从“世界花园城市”评比说起(209)
- 7.珠江,流动的建筑艺术长廊(212)

二、岭南建筑(215)

- 1.生态群落(215)

- 2.聚水特征(218)
- 3.重商色彩(221)
- 4.兼容并蓄(223)
- 5.自然与文化的落差(225)
- 6.风水林与围龙屋(228)
- 7.西关大屋、竹筒屋、碉楼(231)
- 8.天人合一的客家民居(233)
- 9.折衷中西的广府建筑(235)
- 10.三重门与碉楼(240)
- 11.审美情趣(243)
- 12.历时态的演进(245)

三、故乡情结(247)

- 1.先着一子(247)
- 2.新理念与“一剧之本”(250)
- 3.新形象与环境先行(253)
- 4.新经典:风生水起(256)

后记 与美同行(25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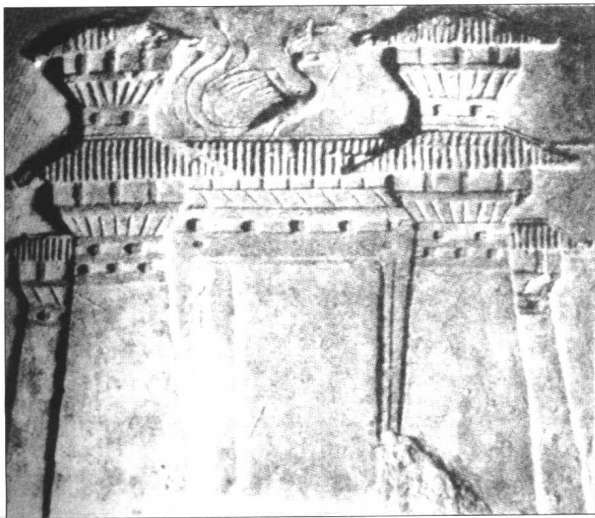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《易经》有云：

上古穴居而野处，
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。

短短十几个字，描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。建筑，当是文明的创造。圣人者，便是文明的创造者。如果没有这一文明的创造，很难想像，今天人类会是怎样的生命形式，怎样的生活方式。当人类有所创造之际，最早的创造物之一，无疑便是建筑了。一部文明史，恐怕相当大一部分是与建筑分不开的。

小时候，总爱吟诵有关村舍、城关的古诗，这倒不一定与我所在的建筑世家相关。而是这些诗词中，所浸透的深切的情感，或欣悦，或哀婉，或豪放，或细腻，或真切，或虚幻……凡人



汉代宫门双阙

类种种情感,无不在其中。

我为“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所动,曾在汉代土筑的古城墙上徜徉良久,在闽西粤东那坍塌的高大雄伟的土楼的断墙下冥思,岁月沧桑,令古老的建筑有多少无言的慨叹?!

我也体味过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诗境,那是当知青的年代。也算是一种寄托吧,独身一人坐在村外溪边的巨石上,让目光越过客家人的风水林,也越过浩淼云天下的座座青山,不知投向何处……

自然,“半壕春水一城花,烟雨暗万家”,我是在雨中的广州城珠江边上感受的。半辈子的漂泊,得以重返故乡,那种欣喜与哀婉似乎无法辨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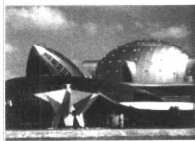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喜欢欧阳修的一首七绝:

春风疑不到天涯,
二月山城未见花。
残雪压枝犹有桔,
冻霜惊笋欲抽芽。

浪迹天涯,这首诗当是我心灵的归宿。而今,它仍令我回忆起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,一路上的山城、小镇、野村以及一回又一回的死里逃生。诗中的“山城”虽未见花,但心中的故乡却无惧残雪、冻霜,已悄悄地抽芽了。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么?有一个心灵的庇护所,理想依旧,未来总归是光明——用你的心去照亮征程好了。当你在寻找光明之际,光明便在你心中了,只要有这个信念,你便是光明。我曾用这样的语言,去评述一位美籍华人作家的长篇小说,那是一部写了200年间中国人在美国的酸甜苦辣、挣扎奋斗的史诗。

人与蜜蜂的区别是,人是先有了心中的构想,才有建筑的,蜜蜂则不曾有——这是一位哲人的话,所以,在人心中的建筑,也同样是灵魂的殿堂,才那么美轮美奂。古文中关于建筑的描写,总令心向往之。

早在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中便有:



如跂斯翼，如矢斯棘，如鸟斯革，如翬斯飞。

王勃的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有：

层台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回；桂殿兰宫，列冈峦之体势。披绣闼，俯雕甍，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盱其骇瞩。闾阎扑地，钟鸣鼎食之家；舸舰迷津，青雀黄龙之轴……

可引的还很多。

向往之余，却也难免有王勃的感叹：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”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建筑所倾注于人的情感，总是这般欲说还休。

如果说，所有文字的历史都可以被篡改、被怀疑的话，那么，所余下的惟一的信史，便是建筑的历史，建筑所记录、所倾诉的历史了。那种苍凉感，那种悲怆之意味，非文字所能抒写，都凝聚于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之中了。于是，一部建筑美学，也就从这里开始，也只能从这里开始。

建筑同样是有生命，有它的生命史的。它不仅发生、成长，而且会成熟、转换、兴亡，上边说了那么多，归结到这里，便是建筑的生命意识。生命是灵动的，建筑也同样是灵动的，是一个活体，所以它才倾注有那么多人类的情感。情感是生命的确



夜色如许



即将重访广州的
哥德堡号

证。生命需要空间,建筑与空间更是无法割裂,空间是它生命的舞台,同样,生命拥有历史,建筑也是活在时间中的,离开了时空,无论生命还是建筑都不存在了,但托底于时空,生命与建筑却可以超越出来,进入无限与永恒——而这,正是建筑美学所追求的。

建筑的生命形式与人类的感受、理智、情感所具有的灵动应是同构的。所以,建筑作为一个艺术品,一个审美对象,它自然也是情感的形式,并且借这一形式透露出众多的生命、情感的信息来。建筑也是人外化的情感,乃至人格。建筑当是人的

的标志,同样也是人的生命的确证与延续,我们在文前引用关于建筑,无论是乡舍、城关的诗文,读到底,不还是读一个“人”么?人的情感,人的理想,人的一切。

兴致所至,一口气写下这么多,似乎有点太随意了。这又何止是讲建筑呢?

是的,从小与建筑有缘的我,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如同陌路人,今日再度“重逢”,不独是自己,而且是80多岁的老父亲所庆幸。当年,他就叹息我这长子接不了班,可惜的是,我重操“旧业”后不久,他却又匆匆撒手西归了,未能再带上我重走一段。

的确,儿时我是在他众多的建筑类书籍中长大的。不懂事的我,还曾把他那精美的外文图书中的衬页撕下来,画上自己的设计与图画,把父亲闹个哭笑不得。可惜,儿时不乏灵气的图画,终于毁在了“十年浩劫”的荒火之中。而我那时,则已到了深山中,以知青的身份,去当泥水匠、画匠,挣几个小钱谋生。本来,那时我仍可接父亲的班,当时,我已把他所有的建筑学教程,包括理论力学、材料力学、微积分、变分法等,甚至连

流体力学等,都学完了,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,却改变了我的方向。

那是在学校代课,写了点小说——文学,本是业余爱好吧,没料改成了小戏,调演中一举夺魁,而后拍成了戏曲片……紧接而来的一切,便是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。末了,我也身陷囹圄,直到三中全会之后才重获人身自由。也许是憋了一口气吧,出来后,小说、戏剧,也包括理论著作,竟一发不可收,而且还上了文学系,最后,到了大学,先后主持文学研究与美学研究。及至搞美学研究,才算“重操旧业”,可一晃,相去竟已30年。去寻觅当年与父亲一同设计过的建筑、路桥,大都被更新或消失了,如果说还有在的话,那只是活在我若干长篇小说中——不过,这多少说明了一点,我在“改行”之际,还是不曾忘怀自己的旧业。

当然,小说中对建筑的设计,多少有那么些浪漫的、理想的色彩,未必在现实中能很快予以实施,但我却不正是企冀它们的出现么?据说,当年达·芬奇的建筑设计,现在还有人设法让其真正在大地上矗立起来呢。我当然不敢同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相比,我只是说,“改行”这些年间,并未曾荒废我的“旧业”,没准,这给我重操旧业,添加了他人所未能有的感悟,会令我做得更出色一些。的确,近年来搞的若干仿古建筑的设计,业已得到了不少同仁们称许,甚至还为传正大师所推崇,认为风格别致的禅院很好体现了教义,更与特定的场景、史迹融为一体。

可见,这么多年的“改行”,恰好为我今日的重操旧业提供了较深厚的文化历史的底气。离开了人文历史,任何建筑的生命都会是苍白的。对中国古老的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的体悟,不仅仅要在笔端,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天地之间,寻找到最贴切的形式。

其实,从古至今,众多的建筑大师,都是有着很深厚、渊博的人文底蕴的,远的不说,像梁思成、林徽因,他们的笔下,一



般文采斐然且充满哲理。其他门类的科学家、院士也一样。我认识的数学家李国平院士,他笔下的古诗词,连专门搞诗歌创作的后辈都自愧不如。其实,建筑艺术,在发达国家是划在文科,划在艺术类,所以,举世闻名的 MIT(麻省理工学院)就是派了位建筑师去创立人文学院的。

这本小书,是我在几个报刊上开的专栏汇集而成的,每每是偶然触发出来的,写时不成系统,但一梳理,却也顺理成章。写得多了,本想打住,读者却不允许,竟欲罢不能,看来还得写下去。

信笔写来,也不知道写到哪里了,先打住吧。

是为序。

风火山墙



上 辑

思绪的灵动

sī xù de líng dòng



一、“艺术中国艺术”

1. 从 MIT 让建筑师当人文学院院长说起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(MIT)是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。它的出名,不仅仅是出了十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,还在于它的文科一样声誉卓著,同样拥有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而且还拥有一个著名交响乐团……2000年我再度从美国回来,还专门写了一篇介绍 MIT 办文科的小文章。说“小”,也有个两三千字吧。如今,我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,也有了一个艺术学院,而且开了音乐专业。50年校庆,加上元旦音乐会,令人吃了一惊,怎么,理工大学居然也有了这么高级的艺术人才?当然,这与我的文章并没什么关系,华工的艺术中心,未雨绸缪,早已经营了很多年。我想说的是,理工大学当如何向 MIT 看齐,办出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艺术专业来。

有人会说,你这篇文章,啰嗦了半天,全是题外的话,这与城市建筑有什么关系?

别焦急。诚然,MIT 的建筑学院,也是举世闻名,但我也没说这个,我只讲这么一件趣事,当初,MIT 筹建人文学科时,出了一个“怪招”,没有找什么文、史、哲的教授、学者去当人文学院的院长,却派去了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。

在中国人看来,这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。然而,偏偏是

华南理工大学
五号楼



这位“外行”，把人文学院搞得风生水起，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、剧作家几乎成“批量生产”，他们办的作家研究生班，成了进入一流作家行列的台阶，MIT 的交响乐团，不仅在国内巡回演出，还扬名海外。尤其是利用现代科技建立的国际语言中心，更举世瞩目。

这又是为什么？

其实，说其“外行”首先便错了。建筑学，首先就是一门艺术，而且是一门所有人都无法避开艺术，是须臾不可离开的艺术，是最熟悉的艺术。它具有艺术的所有要素，甚至具有艺术中最不可思议的成分：灵感、迷狂与悟性，等等。这无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，不少奇异的建筑，被称之为“神来之笔”。

最流行的一句建筑学的格言便是：建筑是凝固的音乐。大概，这可以解释一位建筑学教授可以办起一个声震寰瀛的交响乐团了吧。不过，是否可以反过来说，称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呢？当然，人们忽略了建筑是作为一门艺术，倒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因为，人们一旦陷于日常生活之中，就会被建筑的功能性所遮蔽了，诸如它坐落在何处，用的什么建筑材料，它的承受能力，乃至它所有权的归属，业主与客户，通风透气、长度、空间大小等，这有何艺术可言？

所以，建筑的功能主义者认为，建筑的形式，是遵循功能的；而建筑的文化学者却认为，建筑的形式，则是迫随着